三國志補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國志補注

杭世駿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三國志補注卷一

清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魏武帝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

水經注曰渦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夷城頓而還即此城也杜預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沈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渦渦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家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棲櫨及柱皆雕鏤雲烟上擘悉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大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石策二碑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匠光武陵道所表象馬也有兒騎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大中大夫司馬長史引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允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

惟梁國橋元南陽何顒異焉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世說曰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偸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

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劉昭幼童傳曰。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浴畢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退。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邪。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至因此復上書。後漢劉陶傳曰。司徒東海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其言忠切。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按後漢書瑯琊王傳。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邈。操雖不就東郡。常時猶以此稱之也。

稱疾歸鄉里。

水經注曰。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裨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梁祚魏國統曰。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術引軍入陳留。屯封邱黑山。餘帥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曰。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者矣。名勝志曰。黑山一名墨山。在洪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琊。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

水經注曰。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三月。公圍張繡于穰。

水經注曰。淯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

公將引還。繡兵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

水經注曰。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塌而爲坡。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

公還軍宛。渡紿進保陽武關。

水經注曰渠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卽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

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

水經注曰睢陽城北五六里使得漢太尉橋元墓冢東有廟卽曹氏孟德親酹處

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太平寰宇記曰枋頭城在淇縣南去河八里對酸棗棘津漢建安中曹公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爲枋頭

得尙印綬節鉞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尙還卽厲精銳討之今尙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炫晴開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尙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鉞大將軍邵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攻譚破之斬譚

英雄記曰操于南皮攻袁譚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

公自淳于還鄴。

通典曰。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與。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至斬蹋頓。

英雄記曰。操一戰斬蹋頓首。擊馬鞍於馬上舞。博物志曰。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咆哮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吠。

衞恒四體書勢序曰。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

張懷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爲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亦在鴻都門下選部郎。靈帝重之。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

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江表傳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郭義恭廣志曰。鼉長三尺有四。高尺餘。美似蝘

蜓南方嫁娶必得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掘得是也　岳陽風土記曰烏黎口卽烏林也酈善長云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卽其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錄云曹州卽曹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卽曹公敗處按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還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漢陽縣西八十里皆誤也曹公既縱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邱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迎曹公自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

堅壁勿與戰

太平寰宇記曰曹公壘在闕鄉縣西二十里操征韓遂所築於是中軍師王淩謝亭侯荀攸

陳少章云下文皆云攸等則王字衍文淩當作陵謝當作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爲陵樹亭侯

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

陳思王集敍愁賦序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

立公中女爲皇后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階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虜

敏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

杜氏重典曰。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內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虞荔鼎錄曰。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事。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幽明錄曰。譙縣城東。因城爲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尸古之冢也。魏武卽築以爲臺。東西牆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復築之。曹操別傳曰。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垂泣。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戲縑帛以爲帢。

魏略曰。典農校尉太祖置。比二千石。博物志曰。漢中與。士人皆冠葛巾。漢安中。魏武帝造白袷。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隱。

英雄記曰。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于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也。世說曰。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死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又曰。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又曰。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利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又曰。魏武嘗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愼

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被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又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樂府解題曰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子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善爲新聲

魏文帝紀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水經注曰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　隸續曰在長安瑤臺寺額第三字不能識　隸辨曰大饗記三古文爲一行碑圖云額之兩旁有白紋貫於上下外有暈兩重不過額其文十二行十七字非全碑也黃初三年及于秋萬代字乎闕其書法與受禪相近

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朱草生于文昌殿側郡國奏鳳凰十三見白雉十九見白鳩十九見九尾狐見於譙郡白雀十九見神龜出於靈芝池黃龍十三見赤魚游于露鏤　殷芸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爲策命文

乃爲壇於繁陽

水經注曰繁昌故縣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禪于是地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

于此。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作雲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元和郡縣志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集此。鼎錄曰。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祚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太平寰宇記曰。尚書臺在縣東南四十里。魏志有黃鳥銜丹書于尚書臺。卽文帝受禪處。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晉書禮志曰。魏文帝卽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乙亥。朝日于東郊。

晉書禮志曰。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改許縣爲許昌縣。

水經注曰。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縣失天下。及魏祚漢歷。遂改名許昌也。

是歲築陵雲臺。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世說曰。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是歲穿靈芝池。

博物志曰黃初三年武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三斤。

築南巡臺于宛。

水經注曰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之內地西三里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

進爵增戶各有差。

魏略曰司農度支校尉黃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決疑要注曰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五十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初學爲門人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擢爲太子舍人。

遂至廣陵。

水經注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境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卽泗陽縣故城也王莽謂之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

葬首陽陵。

通典曰富平有荊山汨漆水西有魏文帝陵。

城冢記曰魏文帝陵在首陽山南。

太平寰宇記曰魏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

辟收元經傳曰漢故事陵上立祭殿至魏制以謂古不墓祭自有廟設于是園邑寢殿遂廢。

號曰皇覽.

史記索隱曰.皇覽紀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所撰.

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

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文帝以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水經注曰.劉備以巾儀爲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

太霄經曰.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道士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娥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名勝志曰.西園在鄴鎮西.魏曹不同弟植賓從遊宴之地.

明帝紀

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杜氏通典曰.正月丁未.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

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

杜氏通典曰.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使更鑄五銖錢.于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

新城太守孟達反.

水經注曰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

卽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

後漢書西域傳曰靈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城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槓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

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障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還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者言事已合

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

荊州記曰達登白馬塞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也爲上堵吟方士今猶傳此聲韻憤激其哀思之音乎

治許昌宮起景福殿

水經注曰許昌城內有景福殿基魏太和中造準價八百餘萬　鼎錄曰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無疆鼎小篆書　西谿叢語曰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卽獻帝遷許時所植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繆襲神芝讚曰。青龍元年。神芝產於長平之晉陽。許昌典農中郎將蔣充奉表以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輝。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三十六葉。委綏連似珊瑚之狀。

世說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嘗游走于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存。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起昭陽太極殿。

太平御覽引魏略曰。有卻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嘉德殿、黃龍殿、壽安殿、行殿。山謙之丹陽記曰。按史記。秦王改命宮爲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爲太極。蓋采其義而加以太。亦猶始夏門。魏加曰太夏。

時年三十六。

扈林曰。按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彊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錯也。

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政事。奇察蹤甚。或以殿前鞭殺尚書郎。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

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
洛陽記平樂園魏明帝造即平樂觀之地也今城東平樂保是
三少帝紀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大尉臨試以示百寮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賣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絹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桔木蘗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水經注曰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槿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　吳錄曰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正始元年
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拔樹動太極東閣正會大風又甚傾盪按曹爽將誅之徵孔晏乂
愚按此晏字衍文孔乂字元儁見第十六卷注中因下文統言晏乂而誤也
新城太守陳泰

陳少章云陳泰當作州泰元伯本傳具載前後歷官未嘗典郡州泰事跡附鄧艾傳後其爲新城太守見注中

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

古今刀劍錄曰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于此蕤爲司馬氏所廢

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尚書正義曰鄭元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唯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

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王隱晉書曰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于是陳明王聖帝之事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于是百辟卿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　後漢書鄭康成傳曰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注引魏氏春秋曰文王曰嘗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贈封二郡幷前滿十至文王固讓乃止

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

籍求文。時籍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竄。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籍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受聖旨。受茲介福也。

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禪位于晉嗣王。至時年二十。

晉書禮志曰。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大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熹奉璽綬策書。晉中興書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晉書陳帝紀咸和元年冬十月。封魏武帝元孫曹勵爲陳留王以紹魏。穆帝紀升平二年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勵薨。

后妃傳

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世說曰。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太后入戶見偪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文帝納后于鄴。

世說曰。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后愈失意。有怨言。

炎穀子曰。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甄后作。

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隸續曰甄皇后識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民耕地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三國志補注卷二

董二袁劉傳

董卓字仲穎西臨洮人也

續漢書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淮乃召卓使將兵詣乘師

後漢書种劭傳曰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止河南劭迎勞之因辟言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

元和郡縣志曰洛陽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後魏邢巒掘得丹砂及錢銘曰董太師之物也後夢卓見索巒怪不與經年無病而卒此述異記所載

續漢書曰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

太平御覽引續漢書曰卓燒南北宮雒陽城無隻瓦尺木　古今刀劍錄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劘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卓至西京爲太師。

虞荔鼎錄曰。董卓爲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乘青蓋金華車。

獻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故轉運於上。地爲陰。故安靖於下。無故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綠蓋。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曰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

董卓傳曰。卓孫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冑。使騎馱駾馬。與玉甲一具。愼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虱耳。

築郿塢。

通典曰。郿。漢縣。秦甯公徙居平陽。卽山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塢在此。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

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責曰。何不鑿眼。應聲眼皆落地。

悉椎破銅人鐘簴。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爲小錢。鑄斗。

布懷詔書。卓至。翟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討卓。遂殺卓。

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布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布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愼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乃知呪呂布也華嶠後漢曰有人書回字於布上負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扑舞皆賣家中珠環衣服床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

謝承後漢書曰董卓死陝中諸將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爲殺卓時已赦今復求乞一歲不可再赦催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得天下矣不克則肅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西歸鄉里作賊延命尚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誅殺卓者尸王允于市

後漢書魯恭傳曰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獻帝起居注曰其從弟應

後漢書趙典傳作董卓從弟應

催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長子牧牧孫奇爲侍中衞尉從獻帝西遷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將宋奕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追及天子於宏農之曹陽

太平寰宇記曰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天子幸曹陽墟次田中卽此矣今謂之曹陽澗武帝改爲好陽澗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

後漢書袁隗傳曰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

典論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子弟宴飲常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

魏氏春秋載紹緜州郡文曰又署發邱中郎將模金校尉

宋書廢帝曰以魏武帝有發邱中郎將模金校尉乃置此二官

紹進軍黎陽

古今刀劍錄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遺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袁紹遺壘在滑縣東北十五里每大營左右環以二小營大營九小營十八

瓊宿鳥巢。

晉太康地記曰。鳥巢澤。在酸棗之東南。

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水經注曰。渠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慚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戮。故立祠於是。

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

冢記曰。袁紹墓在臨漳縣西北十八里。紹爲冀州牧。葬此。

與太祖相拒于黎陽。

述征記曰。黎陽城西南七里。有袁譚城。城西南三里。又有一城。曹操攻譚時所築。元和郡縣志。袁譚故城在黎陽縣西南一百步。曹操故城在縣西南一百里。濬縣志曰。袁譚城今呼爲劇城。

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璜殺何進。術斫閣起火。

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後漢書劉表傳注曰。宗賊宗黨共爲賊。水經注曰。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游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似孟達上堵吟矣。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爲魏武所親。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

人別業四十五處劉琮之敗武帝造其家入瑁私室呼見其妻字瑁曰德珪故憶往昔共見梁孟皇孟皇不見人時否聞今在此那得面目見卿耶　荊州圖經曰襄陽縣南八里峴山東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強盛共保蔡洲爲王如所沒一宗都盡　水經注曰蔡瑁刻石爲大鹿狀甚大頭九尺制作甚工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云云

水經注曰宜城縣有太山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聞侍中龐季云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汚南彫散　典略曰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大雅受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於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劖刺驗其醒醉晉書天文志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荊州占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水經注曰襄陽郡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今墳冢及祠堂高顯整頓　述征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卒擣四方珍香數十斛置棺中蘇合消疫之香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呂布張遼臧洪傳

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至原將詣兵洛陽

明一統志曰飲馬溝在鞏縣城東七里漢呂布屯虎牢時飲馬于此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

鍾玩良吏傳曰。陳登爲東陽令長。視民如子。

洪體貌魁梧。有異于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

范曄後漢書本傳曰。洪年十五。以義功拜童子郎。

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

徐衆。

徐衆、當是徐宏。

二公孫陶四張傳

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至遷爲涿令。

英雄記曰。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警。輒厲色嘆怒。如赴讐敵。望塵而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又曰。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爲所圍。瓚迴師奔救。胡卽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英雄記曰。治正推平。高尚純樸。

太平御覽引英雄記曰。劉虞食不重餚。藍縷繩屨。

略定琅琊東海諸縣。

名勝志曰。曹公城莒州南七十二里。魏太祖征陶謙。拔五城。略地東海。築以戍守。今謂之五花營。

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

王隱晉書曰。李喬字宣伯。父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喬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

淵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

水經注曰。遼水又東逕遼隧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隧。卽此處矣。

宣王軍至。壘爲圍塹。

司馬彪戰略曰。司馬宣王軍到襄平。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鎭其上。以鹿角塞之。又曰。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竪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椓穿中。又竪輪障其前。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

水經注曰。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截閣道。用遠城治。因卽峭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涉二里。有餘濕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爲白馬寨。堂爲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後漢書

靈帝紀曰光和四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　李膺益州記曰張陵避病瘧於邛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噉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說權方以表靈化生糜鶴跡置石崖頂光初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元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

隋書地理志曰漢中之人好犯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

魯欲舉漢中降至遂入蜀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獄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戈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鯨鯢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諸夏侯曹傳

渙至中領軍

嵇紹趙至敍曰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

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羌穀十餘萬斛

通典曰魏武之初諸戎氐叛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御蜀虜

備夜燒圍鹿角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令月賊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鬥賊遂燒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地將

軍爲督師尙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水經注曰平魯城西南有曹仁汜水碑

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云云

博物志曰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恩女年四歲病疫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采桑聞兒生活今能飮食如常

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

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遙出親狎如此

明帝在東宮時甚親愛之

世語曰爽與明帝少同筆硯

甚不悅義或時以諫諭不納

曹義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爲問州中正而決于郡人

魏略曰還復爲兗州刺史

桓氏家傳曰。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

晉陽秋曰。桓範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手所在得開倉而食。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于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魏略曰。晏、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何晏別傳曰。晏小時養親宮。七八歲便慧。大悟衆無智愍。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語林曰。何晏以主爵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尤皎然。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游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姓不相大。異族不相貫坐。

世說曰。何晏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劃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武帝知之。卽遣還。

魏氏春秋傳曰。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

太平御覽引魏末傳曰。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元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魏氏春秋曰元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宏辨博暢　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折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落不得住　又曰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又曰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朽　劉峻注曰見顧愷之畫讚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質等送廷尉

世說曰夏侯元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元相知因便狎之元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劉峻注曰名士傳曰初元以鍾毓志趨不同不與之交元被收時毓爲廷尉執元手曰太初何至於此元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元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異苑曰夏侯元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于膝取食物酒戲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于帝矣子元無嗣也　世說曰夏侯太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元任本

母前晏飲。本弟驚行還。徑入至堂戶。太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允以鄉黨貴遊。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驚來而得。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世說曰。許允婦。是阮衞尉女德如妹。又曰。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嚴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陳留志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衞卿。少子侃字德如。有雋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世說注曰。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又引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承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

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哉。

世說曰。經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

荀彧荀攸賈詡傳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

典略曰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禰衡別傳曰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蔡伯喈所爲碑正平一過視之歎息言好後各歸章陵射恨不令使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然其中央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其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之初無遺失唯兩字不著耳章陵雖知其才明敏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所疑二字如正平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又曰南陽寇松栢託劉景升景升嘗待遇之景升當暫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松栢父子宿與政不諧景升不在松栢父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爾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卽治殺胡政爲作三牲醊焉鄭平爲作板書弔之時衡當行在馬上駐馬援筆倚柱而作之

彧留疾壽春以憂薨

宋景文筆記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甯不信乎

誅弟顗咸熙中爲司空

晉諸公讚曰顗蹈禮立法思議溫雅加深識國體

晉語陽秋曰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元妙也

世說曰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元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文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相得彼此俱暢

又曰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于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與到之事非盛德之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以詡爲太尉

太平御覽引齋職儀曰魏文黃初二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天地災害責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

後漢書鄭康成傳曰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稱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

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

魏武帝令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教從所執昨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怪懼未敢自甯乞還藏府以爲軍儲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

王脩誡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汝縣越山河離弟兄去曰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勸高人遠節問一得三父欲子善惟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子褒字偉元少立操尚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

冢記曰漢孫嵩墓魏王脩墓俱在安邱城南四十里　名勝志曰脩以慈孝表後人稱其葬處曰慈阜

冢記曰三國王褒墓在濰南三十里之營邱社

原別傳曰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

太平御覽引原別傳曰里老爲之諺曰邴君行仁邑落無虎邴君行廉路樹爲社

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

世說注引原別傳曰中國既甯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　水經注曰汝水又東北逕紫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　太平寰宇記曰朱虛故城在縣東六十里管甯墓邴原墓在其城外

管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名勝志曰管公都在安邱縣西南四十五里魏管甯家於此
甯卒時年八十四
水經注曰晏謨言紫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甯墓有碑　邱淵之征齊道里記曰朱虛城東有管甯
舊宅前有水是甯嘗所澡浴處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
國之用歸誠求去
嵩高山記曰魏文帝時稽叔夜胡昭在此學桃樹現在
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張懷瓘書斷曰昭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眞行又妙衛恆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
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
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可謂宿士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處遭冬雪大焦先祖臥
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
博物志曰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先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焦入水不凍杜恕爲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
事
周日用曰焦孝然河邊居一菴大雪倒人以爲死而視之蒸氣於雪略無變色時或折薪惠人而

已。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玟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

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崔琰在坐。而已捉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　劉知幾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轝。矯號漢皇。或主遣屯蒙。或朝羅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愼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矚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姻親。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何以懷四夷於外藩。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徧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父病瘵。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人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爲勸養於父也。哭而見殺者。以爲哀而不實也。

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爲必俱死也。

列士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乃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授乃白之遂見誅

後漢書邊讓傳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

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不難矣

三國志補注卷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續述征曰鍾城魏太傳鍾繇故里城南有鍾繇碑今屬康鎮保名勝志曰鍾繇臺在長葛縣治前魏東武亭侯鍾繇學書處繇故宅中臺址尚存張懷瓘書斷曰繇少從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白挺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又曰鍾繇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眞書尤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輔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求其盡善盡美則狐裘羔袖其行書義之之亞草書則索衞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袁昂書評曰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王僧虔論書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祕書教者也三曰行押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梁武帝觀繇書法曰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者也學元常者比畫龍者也尙書故實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手篆籀故繇方

得鐫刻。韋續書法曰。蔓及行隸者。鍾繇變之。義獻好之。又九品書曰。上上魏繇正書散隸。下下鍾繇行隸。

遷黃門侍郎。

世說曰。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元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衆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謂元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策使進軍與敵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吳歷曰。孫策送雒敵還洛。幷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敵渡牛渚。悉封還諸物。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

世說注引魏書作東海郯人也。

朗會稽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載笠蓋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改爲司空。

鼎錄曰。王朗爲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復篆書。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
顧野王輿地志曰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九黑肅方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
太平御覽載王肅表曰青龍之末主者啓選祕書監詔祕書騶吏以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肅以常侍領焉　又王肅祕書不應屬少府表曰魏之祕書郎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祕書而爲中書以來名流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于騶吏隸言于外府不亦墮朝章而辱國典乎太和之末蘭臺祕書爭讓三府奏議祕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爲官聯又曰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又曰祕書丞郎乘鹿車猶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又曰臣以爲祕書職于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澄宜比尚書郎亦出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郎獨鹿車不得朝服之官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白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後漢有周生豐見馮衍傳風俗通云周生姓也羅泌路史曰燉煌實錄曰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

周氏因爲姓亦及七錄及中經簿姓書

程郭董劉蔣劉傳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

語林曰董昭爲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入世爲衞尉昭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衞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帝悵然不怡月中爲司徒

獘勉之民勉一本作勘

葛洪字苑曰勘作劘九僞反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遏鄣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至進封陽里亭侯水經注曰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逵爲魏豫刺史通運渠二百餘里亦所謂賈侯渠也而以渠逕復交錯眇陌無以辨之又曰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于洞浦有功魏封逵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卽斯亭也

爲刻石立祠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栢樹有人竊來斫伐投斧數下斧刃乃折于樹中

任蘇杜鄭倉傳

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通典曰。以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置田官。

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通典曰。河陽有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河。潞。魏尚書僕射杜君幾。試船沉沒之所。

爲散騎黃門侍郎。

三輔決錄注曰。恕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

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通典曰。景初元年。河南尹盧毓上言。咸皋函谷二百六十步。卽卻函谷關于崤山。宏農太守杜恕議以東徙。潼關著郡下。省函谷關徙。胊關。盧氏縣下。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太平御覽引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病疾。責之司徒。通典曰。河南郡。福昌。後漢宜陽縣。魏尚書僕射杜畿。幽州刺史杜恕墓。並在今縣北。王僧虔能書錄曰。畿子恕。孫預。三世善草書。

張樂于張徐傳

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

魏略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從延津西南。

名勝志曰。汲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延津。卽此津之下流也。左傳隱二年。叔段侵鄭至于廩延。魏書曹公遣于禁渡河守延津。卽此。舊有城存。

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漢末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加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王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引軍還。至于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強弩備之。郃果目見于弩俱發。射郃而死。

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

魏略曰。徐晃性嚴。驅將士不得閒息。于是軍中爲之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破汝鎗鋋耶。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請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

晉中興書曰。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或爲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足稱此刀吾故以與之

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隨超亡入漢陽

傅元乘輿馬賦曰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將軍龐德獨收一騧馬形貌既醜衆笑之其後馬超戰于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清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帷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幸會赦得免

魏略曰魏清外祖父爲人所殺其子孑弱不能執清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於府門外乃拔刀下車手格殺之州郡義其女人能如此縱而不問及清長大節行又如此故令酒泉廉其母子儀象于廟壁而銘贊之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名勝志曰郭頒世語干寶晉紀並言中牟城北有層臺故魏任城王築

朝京都疾薨于邸

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側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維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既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十六年封平原侯。

陳思王集離思賦序曰。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典略曰。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文士傳曰。修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

鍾嶸詩品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數。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

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

集作責躬詩。

肅承明詔。

集作應詔詩。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世說曰。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魏略曰。詔乃聽復王服。

世說曰。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

太平廣記曰。魏文帝嘗與陳思王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鬥。一牛不如墜井而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鬥。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子建築馬而馳。賦云。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凶土頭。衆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

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龔公芥隱筆記曰。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以見廢。其遺孤惟弱。在者無幾。而復被收。乃上

書曰臣聞古者聖君云云

太平御覽曰魏明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邪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嘗節水加餐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于臣不復過于明詔陳思王集又有謝賜柰表云卽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賜溫啖帝答詔云山柰從涼州來道里旣遠又東來轉暖故柰中變色不佳耳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爲有終焉之心

異苑曰陳思王賞登魚山臨東阿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爲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衽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卽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硯北雜志曰陳思王讀書臺在冀州　名勝志曰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二穴居民入視隧表碣曰曹子建墓按植曾徙封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眞葬斯地耶

武文世王公傳

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

荊楚歲時記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

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

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學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窺

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云云。

陳思王集倉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倉舒卒。乃作誄曰。於維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質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後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以百年。亹亹乃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七年。徙封白馬城。

綽述征記曰。白馬城。魏黃初中曹彪封白馬王。治于此城。陳思王集贈白馬王彪詩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還國。後有司以三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按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集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

酈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

陳思王集釋思賦序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王衞二劉傳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汝南志曰。王粲僑居于此。有宅在府城內閭巷口。口有井。云粲所鑿。

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而死。石生熟蒸在外。致卉木焦滅。命卽鑿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壁。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一驢鳴。

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冢記曰。徐幹墳在濰縣東五十里。幹、北海劇人。俗呼爲博士冢。

魏略曰。淳一名空字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

衞恆四體書勢曰。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又云。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爲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王僧虔能書錄曰。淳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繁欽。繁音婆。

襄陽記曰繁欽宅王粲宅並在襄陽井臺猶存　樂府解題曰定情篇漢繁欽所作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婦人敍志之詞也

瑀子籍才藻曠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

太平御覽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坐長嘯以此終日　世說曰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劉伶等共飲酒歌呼時人或以籍生在魏晉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竹林七賢傳曰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游行邱林終日不返　太平寰宇記引魏氏春秋云籍見孫登長嘯有鳳凰集登所隱之處因號登爲蘇門先生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使自知非常之器

康字叔夜案康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　干寶晉紀曰安嘗

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甯。凡一十有九人。

史通曰。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於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軋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又曰。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實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隋書經籍志曰。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

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

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世說。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至雅音於是絕矣。

晉陽秋曰安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又曰遜陰告安謁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羅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廷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于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耶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　世說曰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水經注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卽此亭也　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太平寰宇記曰山陽城北之狄山卽嵇康園宅　廣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游憩嘗行西南山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緒弄而聞空中稱善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出云身殘毀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髣髴漸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辨謂中散君試過琴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彈悉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絕倫中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　韋絢書評曰嵇康書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衆鳥時翔羣鳥乍散　修武縣志曰太行之北

有天門山山巖有巖可容百家又名百家巖上有精舍及嵇康鍛竈存　九州要紀天門山有三水嵇康採藥逢孫登彈一弦卽此山　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又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旣熟乃吹燈滅之曰聊與魑魅爭光又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嘆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調中散與聲調之聲更淸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太平御覽引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弦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絕　大周正樂曰嵇康有正俗之志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爲樂人不勝羈旅今授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測　李克弘嵇中散曰先生挺逸世之風貧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管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甯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馴與抽簪咏觚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淸琴慕義人之元旨咏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咏吟乃自足於邱壑孰有慍乎陸沉馬樂原而跂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縈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元達於遐旨尙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歲

寒。遭繫霜於夏零。滅皎皎之王質。絕烺烺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質矣。故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俶逸。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陋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擬於雷門。礫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長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顛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檢乎跡者。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嘆。撫茲予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候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泫然。

唐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上土窟中得之。

元和郡縣志。蘇門山在衞縣西北八十一里。卽孫登隱處。

文章志曰。魏公九錫策命勖所作也。勖子滿平原太守。亦以文學稱。

殷芸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勖爲策命文。自漢武以來。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憲典。辭義溫雅。典誥同風。於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後。王仲宣擅名於當時。時人見此策。或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紛。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勖子滿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

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劉邵律略曰。刪舊科。採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

邵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敍。官至尚書光祿勳。

文章敍錄曰。襲累遷侍中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

采躬孝子傳。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鑵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枉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鑵銀鑵。斐驚。父已差。云吾病恆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至地。此當是也。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文章敍錄曰。誕字仲將。大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

世說注引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凌霄殿觀。誤先訂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

三輔決錄曰。韋誕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

陽鄴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爲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漢末。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

虞喜志林曰。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筆法。韋續九品書曰。上中韋誕正草章及署。袁昂書評曰。韋伯將書如龍拏虎據。劍拔弩張。張懷瓘書斷曰。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又曰。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書。誕最優。魏宮觀寶器。皆是誕手。出王僧虔名書錄。

傅嘏字蘭石。

世說曰。見傅蘭碩江廡。靡所不有。

三國志補注卷四

桓二陳徐衞盧傳

遷趙郡太守。

桓階別傳曰。上已平荊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階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寮乏人。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足懷遠。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醇。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否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況乎大魏。富有四海。棟宇之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幷給媒齊人。謂鬻麴爲媒。又曰。階爲趙郡太守。期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畔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取還。

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

桓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褌。上搏手曰。長者子無褌。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三子爲郎。使黃門齎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褌矣。

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傅子曰。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爲鄉目。州置都而總其議。孫楚集

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人。

進爵潁鄉侯。

水經注曰。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爲侯國。

正始中。

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倫。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實。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謂問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跡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子本嗣。

世說注引世語曰。本字體元。

本弟騫。

漢晉陽秋曰。陳騫兄本、有名于世。與夏侯元親交拜其母。騫求爲中領軍。聞元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

戶元曰相與未致於此鷰當戶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元以此大知之

和常楊杜趙裴傳

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

魏略曰林歷宰守刺所在檢身節用其家常飢乏糟糠緼弊

韓崔高孫王傳

以禮爲戒

通典作以爲體式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

明帝卽位進封潁鄉侯

魏略曰明帝時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偕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

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晉陽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挑戰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衞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辛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復挑戰高祖舊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

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

太平御覽引夏侯孝若爲辛憲英傳曰。夫人性不好華麗。琇上夫人鬘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帔。夫人取反臥之。

滿田牽郭傳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古今刀劍錄曰。郭淮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水灘。標於水濱。鴈鶩集焉。

潁川典農中郎將。

魏略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潁川典農中郎將。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至臨辭貲賜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劉氏史通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

介如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

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

晉武帝起居注。靑州刺史胡威。忠素質直。思謀深奧。其以威爲監軍刺史如故。

祕陳治略五事。

太平御覽王祕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

魏氏春秋曰。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姓同源異故也。（此出劉昭續漢志注。）（鴻臚劉聰人。）（之辭。）晉太原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任。基子沖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埜撻。其以沖爲治尚書侍御史。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

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數日。賊退走。

水經注曰。肥水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與吳將張休文戰于芍陂。卽此處也。

大軍掩至百尺逼淩。

水經注曰。沙水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卽古百尺堰也。魏書郡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至百尺堨。卽此堨也。今俗呼之謂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于百尺溝。王莽名郡爲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又曰。渠又右合五池溝。上承澤水。中流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二年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淩于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營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爲五池鄉矣。又曰。潁水又東逕邵頭邱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邵頭。王淩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于寶晉紀曰。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

水經注曰。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前有碑。碑今生于寶曰。黃金可採。爲晉中興之瑞。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

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癘。甚惡之。遂薨。

遇冤記曰。宣王有疾。白日見淩來。幷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于寶晉記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

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

廣有志尚學行。

世說曰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與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顏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劉峻注引魏氏春秋曰廣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論才性同異行於世

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

舊唐書地理志曰霍邱縣北有安堂津斬毋邱儉處

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

水經注曰山桑邑俗謂之北斗城昔文王之封山桑侯疑食邑於此

廣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罷官治罪

魏略曰文欽爲廬江太守爲都督王淩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淩責卿載灰兩船何用乎曰聞足下起染舍故燒作灰耳

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復蘇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厲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

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

太平御覽引魏末傳曰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說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人以竹攪其舌

然後殺之。

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

水經注曰。岑陂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水東逕入黎漿亭。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卽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逆燒破其攻具。

王隱晉書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杆櫓以爲攻具。

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恢別傳曰。恢少有令聞。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中簿。

讀故太邱長疏。寔碑文。

古今刀劍錄曰。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爲神物。

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皆施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通典曰。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泄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千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

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田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遷汝南太守

太平寰宇記曰故西平城在汝南西平縣七十里有二十四陂魏典農鄧艾所造也

艾以鑵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任豫益州記曰江油左擔道安圖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鄧艾束馬懸車處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少子也少敏惠夙成

世說曰見士季如觀武庫但都矛戟　張懷瓘書斷曰會善書有父風相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逸志飄然有淩雲之志亦所謂千將鏌鋣焉　韋續九品書曰上下魏鍾會八分

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

王隱晉書曰衞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床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棄反問瓘何許問消息相疑益露瓘廁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挾刀膝上古今刀劍錄曰鍾會克蜀於成都士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木

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干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

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問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曰。何平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所注爲道德二論。又曰。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方技傳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

玉澗雜書曰。華陀固神醫也。然范奕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合。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亦無所復施矣。

陀死後。

冢記曰。華陀墓在項城。

文帝典論論郗儉等事

博物志曰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眞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女生譙國華陀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霄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辜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城郗儉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仲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　又曰皇甫隆遇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卽可放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事春夏施瀉秋冬閉藏武帝行之有效　又曰典論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千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　魯女生別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丸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於山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二十者常騎青牛改號爲青牛道士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

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　博物志曰漢末喪

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復設軒鐘磬。至於今用之於夔也。魏臺訪議曰。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凡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於六十相生者相變。始黃鐘之管。下生林鐘。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

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云云。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鴻鵠比翼游。羣飛飲太清。常爲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遂浮萍。永甯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

突厥本末紀曰。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二尺。亦有一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其旁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恆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卽魏略之短人國也。

三國志補注卷五

蜀劉二牧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盛宏之荊州記曰鄭卿鄉鄭滅地方也岡南有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

祝公司徒祝恬也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注曰恬字伯休虜奴人

後漢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後漢書方術傳曰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去

蜀先主傳

世說曰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傳元乘與馬賦曰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驄馬使自至廐選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逸走電發追不可逮衆

乃服焉。

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

水經注曰。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荆州借備。臨書落筆。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悟主人請。璋子褘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懷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耶。懷罵之未訖。備斬之。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洪遵泉志曰。直百錢。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舊譜云。徑七分。重四銖。直百五銖錢。顧烜曰。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錢。已說劉備鑄。直百錢。傅形五銖。此又近之。未知孰是。張台曰。今自巴蜀至於襄漢。此錢甚多。皆是昭烈舊地。斷在不疑。傅形五銖錢。顧烜曰。劉備鑄。直百錢。傅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傅形五銖也。時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稱量如一。並徑七分。重四銖。三吳諸屬縣行之。

隋書地理志曰。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爲、越雋、牂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

顯表武日知錄譙周傳建興中水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之年年僅二十有三未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

水經注曰河陽故城舊址漢祖在漢中言蕭何所築也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北定漢中始立壇卽漢土位於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溝南面崩水三分之一　梁州記曰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章武元年

通典曰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先主軍還秭歸

水經注秭歸縣城東城依山卽坟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

改魚復縣曰永安。

鼎錄曰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沈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造。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沈水中。

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水經注曰。永安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陸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

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賈誼新書審徵篇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蜀後主傳

二年春三月。遣蔣琬位爲大司馬。

古今刀劍錄曰。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維卻住鉾題。

水經注曰。南廣郡南郡縣。故犍爲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爲郡。

冬鄧艾破衞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

通典曰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千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

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達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史通曰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詞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

二主妃子傳

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立理爲梁王

鼎錄曰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

水經注曰諸葛壘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之南有亮遺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　又曰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水爲名　梁州記曰諸葛亮宅有井深四尺餘口廣一尺五寸累塼如初開云

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

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國相齊晏子

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水經注曰檀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安省家舅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梁祚魏國統曰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

說寶曰孫權據江東曹操伐之進兵赤壁勝負未分權大將周瑜問計於諸葛亮亮曰用火攻可以破之瑜曰恨無東南風耳亮曰可建星壇一所爲都督借風數日卽可破曹矣瑜大喜令人南屏山下築臺三層插二十八宿旗色按六十四卦用一百一十八人侍立左右禹步蹈罡三上三下而去至夜東

南風起。瑜部將黃蓋詐降。順風放火。燒盡北船。曹操狼狽奔還。江南安堵。皆亮之功也。

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水經注曰。西樂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又曰。五丈谿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

其秋悉平。

古今刀劍錄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頭。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躬耕於南陽。

困學紀聞曰。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旄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水經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惟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宋書殷孝祖傳。御使先有諸葛亮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魏氏春秋曰。

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水經注曰營東卽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硪難識又曰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目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　荆州圖副曰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皆棊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或爲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如故　荆州記曰壘兩聚石爲八行行聚謂之八陣圖既成自今行師不復敗後人莫能了之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水經注曰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　北齊書陸法和傳曰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傍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以家火卽滅訖今不復然也　硯北襍志曰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載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困學紀聞曰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不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　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諸葛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艾長嘆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困學紀聞曰。晦翁欲傳末路載瞻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柔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諛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

水經注曰。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古今刀劍錄曰。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是風角處所。有令稱。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刀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房子客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爲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箱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師古爲奏請爲章武焉。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關張馬黃趙傳

羽兄弟耳。

宋書庾炳之傳曰何尚之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

蜀記曰權欲活羽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潛遁　古今刀劍錄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古今刀劍錄曰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彊殺彊將此刀入於吳　彙苑豹月烏張飛馬見海錄碎事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製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蒔知之曰幾爲狡虜所欺

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

水經注曰沔水左有故城憑山卽嶮四面阻絕昔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　古今刀劍錄曰黃忠從先主定南郡得一赤刀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於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雲芝兵弱敵彊失利箕谷

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

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七年卒。追諡順平侯。

城冢記曰。南陽縣南十五里。爲蜀漢偏將軍趙雲墓。有石碑。

龐統法正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之冠冕。由是漸顯。

輿地志曰。荊南東南白沙有龐士元宅。於漢水之北。司馬德操宅於漢水之南。隔魚梁。望衡對宇。歎情日接。每至相思。則褰裳涉水。襄陽耆舊傳曰。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視其貌者肅如也。荊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藥。不知所在。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荊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鄉里。郎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許糜孫簡伊秦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

典論云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於手足相反　韋續書九品曰下下蜀相許靖行草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

江表傳曰嚴少爲郡職吏用情深剋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移屯江州

水經注曰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後乃從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爲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一十六里造倉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爲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

水經注曰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

襄陽耆舊傳曰作河陽冠冕　又曰許汜是慮同里人少師慮爲魏武從事中郎事劉備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其人也

霍王向張楊費傳

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承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啁談流速皆此類也

諸葛亮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婁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黃李呂馬黃張傳

明年幸謚曰景侯

水經注曰清水又南逕預山東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

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啁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荆州先賢傳曰吳與蜀和遣使張溫來修好溫辯義鮮有言抑之諸葛亮以禕有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時竊曾號意猶豫不決禕爲陳興亡之由晝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時滑稽知名之士皆在會並各發異端之難禕應輒答坐席稱之由是愛敬焉

維是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

舊唐書地志曰維州治城縣漢已前徼外羌丹驅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

地也。今州城。卽姜維故壘。

皆退保劍閣。

益州紀曰。姜維抗鍾會故壘。其山峭壁千丈。下臨絕澗。

鄧張宗楊傳

頃之爲督江州

水經注曰。陽關已之三關。斯爲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爲江州都督治此。

儉本淳、襄陽人也。

襄陽耆舊傳作中盧人。

三國志補注卷六

吳孫破虜討逆傳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幽明錄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客。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固當墳所築。便爲定墓曰。君可出百步後顧。見我去處。卽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

元和郡縣志曰。復州邵月城。在河口。劉表將黃祖所守處。

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殺射。

水經注曰。峴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死於此。中華古今注曰。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前矣。

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嘗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

後漢書陸康傳曰。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幕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

太平寰宇記曰。石城出在烏城縣西三十里。山墟名云。昔烏程豪族嚴白虎於山下壘石爲城。與呂蒙戰。今山下有督臺烽火樓之跡猶存。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

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又曰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黃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又曰。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書焉。注曰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

抱朴子曰。葛仙公經曰。後漢順帝時。曲陽泉上得神仙經一百卷。內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幅朱書。號曰太平清道。神仙傳曰。宮嵩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

時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

吳地記曰盤門吳大帝時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逆將軍孫策墳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容齋續筆曰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也而權尊崇子至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季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吳吳主傳

分豫章爲鄱陽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鄱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爲鄱陽郡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水經注曰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

是歲改夷陵爲西陵

鼎錄曰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　顧微廣州記曰黃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趙嬰齊冢得金鼉白珠各數斛

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凰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

古今刀劍錄曰孫權以黃武五年□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　中華古今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拖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拔刀向拖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拖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太平御覽引吳志曰權與羣臣泛觴於大船江中西上逢惡風權遣舵工張頭取羅州谷利拔劍擬舵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灣中船破因名敗船灣權至岸謂谷利曰何怯於水也谷利曰大王萬乘之主

欲涉不測之淵。一日傾危社稷何寄。因登陸路而歸。水經注曰。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浩。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舟江澤。屬值風起。權欲西取廬州。谷利不從。乃拔刀急止。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爲敗船灣。因鑿樊山爲路。以上人。卽名其處爲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尙存。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里。中華古今注曰。孫權時號駒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於天上。如馬之走陸地也。虞翻橘柚曰。孫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船將下水。參第梁（梁之入水處）徼。宜更殺其角柁（柁讀曰福。福上曲處）福。宜更殺其頓（頓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赤龍飛去。如法果然。

夏四月夏日。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卽皇帝位。

武昌記曰。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得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於山下。水經注曰。武昌城西有郊壇。權告天位於此。鼎錄曰。權爲姆立廟。幷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泉志曰。大錢五百錢。舊譜曰。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百。余按此泉徑寸一分。重四銖六參。今世有之。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晉書食貨志曰孫權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荆州。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泉志曰此泉有二品。大者徑寸五分。重十二銖六參。字文夷漫。輪郭重厚。頗難得之。小者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世多有之。　通典曰當千大錢。徑二寸四分。重十六銖。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

通典曰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

三月改作太初宮。

建康宮闕傳曰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宿。求所以永安也。　又曰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

秋七月葬蔣陵。

丹陽記曰蔣陵、因山爲陵。　元和郡縣志曰蔣陵、在上元縣北二十二里。　太平寰宇記曰吳大帝陵、在上元縣北。蔣山南八里。　韋續九品書曰中中、吳大帝孫權行草中下。吳大帝行隸草。

吳三嗣主傳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

中華古今注曰孫亮作金蟾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大赦改元

鼎錄曰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二年春正月內寅立皇后全氏大赦

古今刀劍錄曰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豫章東部爲臨川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縣爲臨川郡

酋酋音如迄今之迄

酋小名錄作蘭

次子名相同音如草莽之莽字

相同二字小名錄作莧

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

世說曰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劉峻注曰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癸未休薨

困學紀聞曰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風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謚曰景帝

朱彝尊曰吳志不言定陵所在順治中海寧邵灣山居民穴地得隧道行數百步道窮有碑乃孫休陵也治銅爲門門有獸鐶兩狻猊夾門左右堅不可入未發而爲怨家所首亟以土掩之此地志所不載也

封皓爲烏程侯

萬歷湖州府志曰烏程侯井在府西吳孫皓爲侯時所鑿

分吳丹陽爲吳興郡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於後湖化爲鼈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宜陽平都新淦等三縣及長沙安成共爲安成郡

建衡元年

古今刀劍錄曰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司空孟仁卒

孟宗別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監奉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

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又曰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生子以孟爲名　又曰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飲酒後有強之飲者一桮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詔問食麥飯意答言臣家足有米麥飯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或剝人之面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腳在局下

干寶晉紀曰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王濬表曰孫皓出案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國家一死戰決勝之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持便走

五年皓死於洛陽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保豫章

豫章古今記曰劉繇城在豫章縣北四十里。

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

水經注曰毗陵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江卽北江也。

策卽解縛捉其手曰甯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

獻帝春秋曰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爲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

卮林曰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甯識神亭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縲紲也。裴蓋未之深核。

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

豫章古今記曰太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吳妃嬪傳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吳地記曰華亭通元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置。

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

會稽典錄曰謝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

葬於蔣陵。

六朝事迹曰今蔣子文廟相對向西有曰孫陵岡是爲蔣陵。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葬蔣陵。今蔣廟西南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側有夫人冢，乃其地也。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

山謙之丹陽記曰大長安道西張侯橋者，本張子布宅處也。

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淵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使左右扶之。

長子邵早卒。

世說曰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摺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鼎錄曰顧雍鑄一鼎，文曰顧元歎之，鼎八分書三足。

吳錄曰。榮兄子禺、字孟著。

太平御覽引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設齊者。不過一時英俊。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

世說曰。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邵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一足之足。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耶。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譚坐徙交州。

顧譚別傳曰。譚徙交州。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下獄。簿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銖珠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家財付叔文後。

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

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駿降意慇懃。請與相見。因斬狗之。

王隱晉書曰。步騭爲交州。喻巨。巨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十一年卒。

吳地志曰步騭墳在縣東北三里有石碑見存臨潁橋西南

抗陷城斬闡等

水經注曰郡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路滿故城洲上城周四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爲西陵督據此城降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爲陸抗所陷也

張嚴程闕辭傳

吳書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任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莊子逸篇曰小巫見大巫拔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

會稽先賢傳曰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又著乾象曆注

甄鸞數術記遺注曰會稽太守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又授吳中書闕澤澤甚重焉爲注解不宜有此舉動宜寬宥

會稽典錄作不宜有此刑遂從之一本又作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

干寶晉紀曰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晉書陸喜傳有較論品格篇言辭瑩

周瑜魯肅呂蒙傳

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

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鎒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從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千人又於船上以萃於鎒至乃放火火燃即回船走去須臾燒數千鎒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荊州先賢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古今刀劍錄曰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蕩寇將軍字八分書

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

古今刀劍錄曰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吳地記曰周瑜墳在縣東二里

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白領諸將皆不及

肅往益陽

元和郡縣志曰益陽城魯肅築也口門登之望見長沙城邑人馬形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沙益陽一時相望

建安二十二年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也墓今在長廣橋南

江表傳曰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陳芬芸窗私志曰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抗揚識見日進孫權益重之今西館橋是也

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

水經注曰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

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

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髑髏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

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

湘中記曰君山有地道楂渚對岸古城孫權遣程普所立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黃潛筆記曰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

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勿深考與。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郡境遂清。

水經注曰。鸚鵡洲之下尾。江水逕回狀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

拜別部司馬。

古今刀劍錄曰。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拜平虜將軍。

古今刀劍錄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平。

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絣。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古今刀劍錄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於蒙衝河。元代引刀斷衝頭爲二流。拜大司馬。號斷蒙刀。

甯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甘甯拔刀欲斫之。於是始作。

子璝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晉書甘卓傳。曾祖甯爲吳將。祖述仕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

以勇氣聞。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盛以敦直勇氣聞。

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還。

吳書曰。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

古今刀劍錄曰。潘文珪拜偏將軍。爲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徙奉家於臨川。

宋書王僧綽傳。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況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是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

朱治朱然呂範朱恒傳

二年拜安國將軍。

古今刀劍錄曰。朱君理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其文曰安國。以然爲餘。姚長。

水經注曰。餘姚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南臨江津。北背巨海。

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

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輿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逐徙翻之交。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樓承先別傳曰。樓元到廣州。密步虞仲翔故宅。逐出徘徊躑躅。哀喉慘愴。不能自勝耳。會稽記曰。昔虞翻嘗登緒山望四郭。誡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祿位當過於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文士傳曰績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

陸績別傳曰。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紀肅穆。郡內大治。以輔義中郎將使蜀。

吳錄曰。溫英才瓌偉。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溫使蜀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溫嘉其能顯非。

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李賢注後漢書引謝承書曰。俊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

部曲將張闓陽私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陸遜傳

領宜郡太守

水經注曰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州會也

驛人自擔燒鐙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江表傳曰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鼎錄曰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又曰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爲祖道上賜船一舫繒綵丹漆　又曰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爲鉤絡帶

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

吳地記曰華亭蓋晉之假陸遜宅造池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玥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

按太平御覽引吳地記曰陸氏宅在長宅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髣髴松水陽婉委崑山陰

自關羽至白帝。

日知錄曰。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余謂關羽下脫一瀨字。

吳主五子傳

黃武七年封建昌侯。

豫章古今記曰。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

皓卽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

吳興記曰。西陵山。在烏程縣北二十里。吳太子葬烏程北山。皓卽阼。追尊文皇帝陵曰明陵。陵在山西故名。

徙奮於豫章。

豫章古今記曰。孫奮城。在郡北二里。

賀全呂周鍾離傳

徐盛被創失矛。

太平御覽引晉書云。徐盛失牙。謂牙旗也。入牙類。

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吳書曰。全琮年高。賜以復杖。

潘濬陸凱傳

五溪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長沙耆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潘濬爲南征太守遣隆修書致禮濬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於岸邊拔刀大呼指濬爲賊因此被收濬奇其以權變自通解縛賜以酒食

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讚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

吳錄曰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是儀胡綜傳

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滑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

魏氏春秋曰胡綜論吳朝俊士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清識知幾達究幽微則顧譚淑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羊衜恪才而疎譚精而懼景辨而校後恪譚果以強敗吳人論綜言而有徵

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以琉璃蓋畫布雲母於其上間之得白玉如意太子因問綜綜曰秦王以

金陵有天子氣象處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卽是也

徐祥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

吳地記曰吳主遣徐祥至魏魏太祖謂祥曰孤此者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祥對曰若越橫江而游姑蘇是踰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太平御覽引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卽罰文晃酒一盃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世說曰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吳書曰諸葛恪爲將伐蜀未至上謂使曰元遜爲將軍若還蜀可報丞相爲致佳馬按恪未嘗爲將伐蜀當從本志爲是

領丹陽太守

異苑曰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民去故地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兩山之間有小兒名曰倏諸人未之見也

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困學紀聞曰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帝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困學紀聞曰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建康宮闕簿曰建業宮有迎風觀在縣南十五里孫峻殺諸葛恪於此

志林曰況長甯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困學紀聞曰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甯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甯之甄文偉文偉謂費禕也長甯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王樓賀韋華傳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會稽典錄曰賀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

嘗著機希見其足

邵子循字彥先追贈司空

世說曰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邵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三國志補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杭世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中五二五三